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图书基本信息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内容概要

长着一张俊美的脸的莱斯利·瑟尔突然出现在平静的英国小镇圣玛丽，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不同寻常的感觉，也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；瑟尔的蓦然失踪更是引起轩然大波，就连老练的格兰特探长也如坠五里雾中，找不到案件的任何线索.....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作者简介

约瑟芬·铁伊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，侦探小说史上最辉煌的第二黄金期三大女杰之一，也是其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位。

和她齐名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多萝西·塞耶斯都是产量惊人的作家，铁伊却穷尽一生之力只写了八部推理小说，八部水准齐一的好小说。

她写作没有推理公式可循，每一部小说都有其各自独特的风貌。

她的笔法妙趣横生，文风冷静优雅。

被誉为一生没有任何失败作品的大师。

铁伊的代表作《时间的女儿》，是推理小说史上一部空前绝后的奇书，被称为历史推理小说之最，正面攻打一则几乎不可撼动达四百年的历史定论，比绝大多数的正统历史著作更加严谨磊落，在英国犯罪作家协会票选的史上百大推理小说中名列榜首，在美国犯罪作家协会票选的百大推理小说中位列第四，而前三名分别是《福尔摩斯全集》、《马尔他黑鹰》和《爱伦·坡短篇小说集》。

除《时间的女儿》外，铁伊另有两部作品入选，分别是《法兰柴思事件》和《博来特·法拉先生》。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章节摘录

1格兰特一脚停在最底层的台阶上，听着上方门内传来的尖叫。此外，还有阵阵低沉的大笑，以及像森林失火或洪水暴涨般的巨响。他双腿不情愿地往上抬，不由暗想：聚会果然很成功。他不是来参加聚会的。文学聚会，即便是那些声名远扬的，都不是他的所好。他来接玛尔塔·哈拉德小姐去共进晚餐。的确，警察不常跟海马基特和老维克剧院的当红女星共赴餐会，就算身为苏格兰场的探长也不例外。格兰特能享此殊荣，可以说有三个理由，对此他心知肚明：其一，他是个撑得起门面的护花使者；其二，他上得起劳伦特这种餐厅；其三，哈拉德小姐发现找护花使者也不是那么容易。男人们怯于她的地位和美貌，总是有些望而生畏。于是，当格兰特——一个纯粹的警探，因一起珠宝失窃案出现在她的生活中时，她便觉得不能让他再完全消隐。而格兰特也乐得如此。如果说格兰特在玛尔塔有需要的时候适于充当护花使者，那玛尔塔则更适于作为格兰特观察世界的窗口。警察拥有的“窗口”越多，干起工作来就越得心应手，而玛尔塔正是格兰特在文艺圈“难得的眼线”。聚会的欢腾声从敞开的门内奔涌而出。格兰特停在门厅，看着吵吵嚷嚷的宾客，琢磨着该如何把玛尔塔直接找出来，这些人将乔治王风格的长形屋子挤了个满满当当。就在门内，立着一个神情茫然的年轻人，很明显被眼前高谈阔论、开怀畅饮的局面弄糊涂了。帽子还在手中，看来他也刚刚来。“有麻烦吗？”“格兰特看着对方，问道。”“我忘记带扩音器来了。”“年轻人回答。他声音温温吞吞，没有刻意扯着嗓子压过周遭的嘈杂，这种音调的差异，反而让他的话清晰可闻，远强于大喊大叫。格兰特又瞥了他一眼，颇为欣赏。说到引人注目，这年轻人确实相貌英俊。看那一头惹眼的金发，不太像个地道的英国人。挪威人，或许？或者美国人。他说“忘记”这个词的时候，带点儿美国腔。初春的傍晚，暮色微笼，灯火已亮。透过烟雾，格兰特看见了屋内远处的玛尔塔，她正在听剧作家塔利斯谈论版税收入。格兰特不用听，也知道他在说些什么，因为除了版税他就不会聊别的。塔利斯会告诉你——漫不经心地——一九三八年的复活节周一，在黑泽，上演他的作品《三人晚餐》为第二公司带来了什么效应。玛尔塔甚至都不愿做样子假装在听了，耷拉下嘴角。格兰特心想，如果那位女爵士再不快点现身解围，玛尔塔一味沮丧，就需要做脸部除皱了。他决定待在原地，等着她发现自己——他们俩都很高，足以越过攒动的人头看到对方。出于警察的职业习惯，格兰特扫视了一遍周遭的面孔，但没发现什么感兴趣的情况。这不过是个寻常的聚会，经营有道的罗斯与克罗默蒂出版社正在庆贺拉维尼亚·菲奇第二十一部作品的面世。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出版社的兴旺主要归功于拉维尼亚，正因为如此，聚会上酒水丰足，宾客也都不同凡响——也就是说，不同凡响的衣饰和知名度。

可是，这些贵宾出席，并不是为了庆贺《莫琳的情人》的出版，也不是为了来喝罗斯先生和克罗默蒂先生的雪利酒。

即使是玛尔塔这位贵妇人，她来这里也只因为自己是拉维尼亚在乡间的邻居。

玛尔塔，多亏了她那时髦的黑白装扮和不悦的表情，成了满屋子里真正与超凡脱俗最沾边的人。

当然，除非他不认识的这个年轻人为聚会奉上的不仅仅是出众的相貌。

他琢磨着这陌生人是做哪一行的。

演员？

可演员不至于在热闹的场所显得茫然无措。

还有，他刚才说“扩音器”的含蓄语气，以及打量环境的疏离表情，都有些蹊跷，将他与周遭的环境区隔开来。

格兰特想，他说不定是个股票经纪人，只是浪费了那副俊俏的容貌？

又或者他在白天看来根本没这么英俊，只是出版社柔和的灯光美化了那英挺的鼻子和直顺的金发？

“或许你能告诉我——”年轻人说话依然不急不躁，“哪一位是拉维尼亚·菲奇小姐？

“拉维尼亚·菲奇就是中间窗户旁那位沙色头发的娇小女士。

她为今天这个场合买了顶时髦的帽子，可是没花心思作搭配，因此帽子戴在她那如鸟窝般的沙色头发上，就仿佛是她沿街走过，它从上面的窗户掉下来正好落在她头上一样。

她没有化妆，如往常一样显出欣悦的迷茫之态。

格兰特把拉维尼亚指给年轻人看。

“刚到镇上？

”他借用了西部片中常用的一句问话。

“拉维尼亚小姐”这种礼貌用语只能出自美国人之口。

“我其实是想找菲奇小姐的外甥。

我查了地址簿，没找到他的名字，希望在这里可以碰上。

或许你认识他，对了，你是“”格兰特。

“格兰特先生？

”我能认出他，但他不在这里。

沃尔特·惠特莫尔，你说的是他吧？

“正是。

惠特莫尔！

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但很想见他，因为我们有——我是说，曾经——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。

他应该在这儿。

你确定他不在？

毕竟，这是个热闹的聚会。

“他不在这屋子里。

他和我一样高，我能确定。

不过，他或许就在附近。

瞧，你最好先去问问菲奇小姐。

我们下个狠心，就能穿过这人墙了。

“你带路，我跟着。

”年轻人说，暗指他们各自的体形。

两人被众人的胳膊肘和肩膀紧紧夹着，中途缓口气时，他说：“真是谢谢你，格兰特先生。

”然后仰头朝动弹不得的格兰特揶揄一笑。

格兰特顿觉窘迫，赶紧转身，继续在人群中奋力开路，朝中间窗户边拉维尼亚小姐所站的空处挤去。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“菲奇小姐，”他说，“有个年轻人想见你。

他正在找你的外甥。

“找沃尔特？”

“拉维尼亚说。

她尖尖的小脸上，惯常那亲切的茫然神情一扫而光，露出好奇的神色。

“我叫瑟尔，菲奇小姐，从美国来，正在度假。

我想找沃尔特是因为我们都是库尼·威金的朋友。

“库尼！”

你是库尼的朋友？

哦，沃尔特一定会很开心，亲爱的，他会高兴坏了！

哦，真是个惊喜，在今天这个——我是说，太让人意外了。

沃尔特会乐坏的。

你说你叫瑟尔？

“是的，莱斯利·瑟尔。

我在地址簿里找不到沃尔特的名字——哦，他在这里的住处是临时的。

他跟我们大家一样，住在萨尔科特圣玛丽镇。

你知道，他在那里有个农场，就是他宣传的那个农场。

其实那是我的农场，他替我经营和推广——今天下午他又得上电台，所以没来这里。

可是，你一定要来住一住。

就这个周末吧。

今天下午直接跟我们一起回去。

“可你知道沃尔特是否——你这个周末没有别的安排，对吧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没有，不过——那就没问题了。

沃尔特会直接从播音室回家，你就跟莉兹和我一起坐我们的车回家，给他一个惊喜。

莉兹！

莉兹，亲爱的，你在哪儿？

瑟尔先生，你现在住哪里？

“威斯特摩兰。

“哦，那很近。

莉兹！

莉兹在哪儿？

“这里，拉维尼亚姨妈。

“莉兹，亲爱的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莱斯利·瑟尔先生，会和我们一起过周末。

他要找沃尔特，他们俩都是库尼的朋友。

今天正好是星期五，我们本来就要去萨尔科特镇过周末缓缓劲儿，我们已经被这儿——去过一个清静安宁的周末，反正一切都会很美好。

这样吧，莉兹，你开车载他回威斯特摩兰拿行李，再过来接我，好吗？

到时，这——这聚会应该结束了，你接上我，我们一起回萨尔科特镇，给沃尔特一个惊喜。

“格兰特发现，年轻人看着莉兹·盖洛比的时候脸露兴味，不禁有些纳闷。

莉兹是个相貌平平、脸色发黄的娇小女孩。

没错，她长着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婆婆纳草的那种蓝，令人惊诧；她那种面容，也是男人可能会想长期相处的。

莉兹，好女孩。

可她并不是普通小伙子一眼就能看上的那种女孩。

或许，瑟尔听到了她的订婚传言，这会儿正在估摸她可能就是沃尔特·惠特莫尔的未婚妻。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他注意到玛尔塔发现了自己，便没什么兴趣再琢磨菲奇家的家务事了。

他示意在门口和她会合，然后又一次扎进令人窒息的人群中。

玛尔塔可比他勇猛多了，隔的距离虽然远一倍，用的时间却只有他的一半，早就在门口等他了。

“那位漂亮的年轻人是谁啊？”

“走向门口的台阶时，她还边回头边问格兰特。”

“他来找我沃尔特·惠特莫尔，他说他是库尼·威金的朋友。”

“他说？”

“玛尔塔重复道，语带讥讽，但针对的是格兰特，而不是那位年轻人。”

“职业习惯。”

“格兰特讪讪地说。”

“好吧，库尼·威金又是什么人物？”

“库尼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新闻摄影家，一年或两年前在巴尔干半岛的一次冲突中拍摄照片时遇难。”

“你真是无所不知，对吧。”

“格兰特差点脱口而出：‘全天下大概只有你这个女演员不知道这事吧。’”

“但他喜欢她，说出口的却是：‘我想，他要去萨尔科特镇度周末。’”

“那位漂亮的年轻人？”

“哦，好吧，希望拉维尼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“带他回去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但他们似乎在拿自己的运气冒险。”

“运气？”

“他们的生活好不容易才算如愿，不是吗？”

沃尔特从玛格丽特·梅里亚姆的事情中解脱出来，安下心要和莉兹结婚，一家人在老农场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再和美不过了。

依我看，这时候可不适合带这么一个美得让人不安的年轻男人回家。

“不安？”

“格兰特咕哝着，又开始琢磨刚才瑟尔为什么会让自己不自在。”

不可能纯粹因为俊美的外表。

警察不会单凭相貌好看就疑神疑鬼。

“我敢打赌，埃玛只要瞧他一眼，就会在星期一的早餐后把他赶走。”

“玛尔塔说，‘她的宝贝女儿莉兹马上就要嫁给沃尔特了，她会想尽一切办法确保诸事顺利。’”

“我看莉兹·盖洛比不是个容易动摇心意的人，盖洛比太太有什么好担心的？”

“你当然这么看。”

可我站在二十码外，不到半分钟的工夫就被那年轻人吸引住了，我还是公认的难以动情之人呢。

况且，我从来都不觉得莉兹真的爱上了那家伙，她只是想修整他那颗破碎的心。

“他很伤心吗？”

“应该说，伤得很重。”

很自然的事情。

“你和玛格丽特·梅里亚姆同台演出过吗？”

“哦，是的，不止一次。”

我们曾为《漫步黑暗中》合作过很长时间。

出租车来了。

“出租车！”

你觉得她这人怎么样？”

“玛格丽特？”

“哦，她根本就是个疯子。”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“怎么个疯法？”

“彻底的疯。”

“哪一方面？”

“你是指她哪里不对劲吗？”

“为了抓住眼前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她可以不顾一切！”

“那不叫发疯，那是一种潜在的犯罪心理。”

“哦，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怎么回事，亲爱的。”

或许她真的是个潜在的犯罪者。

可以确定的一点是，她疯得像个制帽工；就算是沃尔特，我也不希望他因娶她而坠入厄运。

“这个大家公认出色的英国年轻人，就这么不招你喜欢？”

“亲爱的，我讨厌他抒情的方式。”

他向往着爱琴海小山丘上的百里香，同时子弹嗖嗖地从他耳边飞过，这实在够糟了——他从不放过让我们听子弹声的机会，我一直怀疑他在不停地挥鞭子制造出那声

音——“玛尔塔，你吓着我了。”

“才没有，亲爱的，一点也没有。”

你和我一样清楚！

当我们都有中弹的危险时，他可是小心安稳地待在地下五十英尺闷热的办公室里。

等到又一次可以孤身涉险以显得与众不同时，他就从那安全的小办公室里跳出来，坐在百里香山丘上，手拿麦克风，用鞭子制造子弹声。

“我看总有一天我得把你从监狱里保释出来。”

“因为谋杀罪？”

“不，是恶意诽谤。”

“你确定要保释？”

我原以为，你只会因为那些体面的事被传唤到法庭。

“格兰特暗想，真是拿玛尔塔的鲁莽没办法。”

“或许还是谋杀罪吧。”

“玛尔塔若有所思地柔声说，用的是她在舞台上的标志性嗓音，‘尽管我还能忍受百里香和子弹，可是他永远占着广播台聊什么春玉米、啄木鸟这类东西，根本就是公众危害嘛！’

“那你干吗听他的广播？”

“嗯，你知道，那是一种可怕的魔力。”

你会想：没错，广播糟糕极了，不可能再糟了。

但是，下个星期你还是会收听，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能更糟。

这是个陷阱，很恐怖，你根本无法抽身。

你着迷地等着下次、再下次更糟的表现，而当他的声音消失时，你居然还愣在那里。

“不可能吧，怎么会，玛尔塔，这只是同行相轻吧？”

“你说那家伙是我的同行？”

“玛尔塔问道，声音漂亮地降了五度，恰如其分地微微带颤，显出怀旧意味：上演轮演剧目的岁月，外省的寄宿房间，周日的列车，又冷又暗的剧院里枯燥的试演。”

“不，我是说他算得上是个演员，一个自然而然、率性而为的演员。”

这些年他根本没有刻意经营，却几乎变得家喻户晓。

你不喜欢他倒没什么，玛格丽特到底迷上了他哪一点呢？”

“我可以告诉你，是他的忠诚。”

玛格丽特喜欢撕掉飞虫的翅膀，沃尔特则心甘情愿让她撕成几片，还会回来求她继续。

“可最终他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最后一次矛盾因什么而起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看没什么矛盾。”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他只是告诉她不想再那样下去了，至少他在接受问讯时是这样说的。

对了，你看过她的讣告吗？

“当时应该看过，但记得不是很清楚。”

“如果她能多活十年，就可以在报纸的后页广告栏中占据一小块相匹配的版面，证明她比杜丝更受关注。”

“天才的陨落，世界的损失”、“轻盈如起舞的叶片，优雅如摇曳的垂柳”，诸如此类。

大家都很惊讶报上竟然没有黑边，而这种哀悼本该是国家级的。

“经历了那些，再和莉兹·盖洛比牵手，这中间的差异可大了。”

“哦，好女孩莉兹。”

如果说玛格丽特·梅里亚姆就算配沃尔特·惠特莫尔也差了一大截，那莉兹配沃尔特·惠特莫尔就多出一大截。

配他绰绰有余。

那位漂亮的年轻人真要从他眼前把莉兹抢走，我真该高兴。

“怎么说呢，我看不出你那位‘漂亮的年轻人’会是个好丈夫，但沃尔特却能扮演好这个角色。”

“我的好人儿，沃尔特会到处嚷嚷的。”

有关他们孩子的一切，他在餐室里摆设的架子，娇小妻子隆起的肚子，育婴室窗户上的霜花……相反，她则会安稳多了，要是跟——你说那年轻人叫什么名字来着？

“瑟尔，莱斯利·瑟尔。”

“他心不在焉地看着越来越近的劳伦特餐厅淡黄色的霓虹灯招牌，‘我可不觉安稳’是个适合形容瑟尔的词。”

“他若有所思地说。”

但从这一刻起，他就把莱斯利·瑟尔的一切抛到了脑后，直到有一天接获任务去萨尔科特圣玛丽镇搜寻这个年轻人的尸体。

“瞧这天气！”

“莉兹说着走到人行道上，‘好晴朗！’”

“她惬意地吸了口傍晚的空气，‘车子停在广场的拐角处。’”

你对伦敦熟吗，瑟尔——先生？

“我常来英国度假，算是熟了。”

只是这么早的季节倒是不常来。

“如果没在春天来过英国，就不算真正到过英国。”

“听说过。”

“坐飞机来的？”

“刚从巴黎飞过来，美国人一般都这样。”

巴黎的春天也很美。

“听说过。”

“她回了句——同样的话，同样的语气。”

然后，发现他那双慑人的眼睛正盯着自己看，她又说：“你是个记者？”

在工作中结识库尼·威金的？

“不是，我跟库尼只是同行。”

“新闻摄影师？”

“和新闻无关，就是个摄影师。”

冬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西海岸，拍人物。

“西海岸？”

“加利福尼亚。”

这是我固定的经济来源。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另外半年我四处旅行，想拍什么就拍什么。

”听起来是不错的生活方式。

”莉兹说着打开车门，坐了进去。

”的确很不错。

”车子是双人座的劳斯莱斯，就这个品牌而言款式有点过时了，可是经久耐用。

莉兹把车开出广场驶入傍晚的车流时，还解释了一番。

”拉维尼亚姨妈赚了钱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买条貂皮披肩，她一直认为貂皮披肩是最美的服饰。

她想要的第二件东西就是劳斯莱斯轿车，在出版第二本书时实现了心愿。

可她一次也没用过那条披肩，说身上成天吊着个东西实在心烦。

不过劳斯莱斯轿车倒是买对了，我们到现在还开着。

”那条貂皮披肩怎样了？”

”她拿去换了一套安妮王后时代的椅子和一台割草机。

”车子在旅馆门口停下，莉兹说：“他们不会让我把车停在这儿等人的，我去那边的停车场等你吧。”

”你不上去帮我收拾行李吗？”

”帮你收拾？”

当然不了。

”可你姨妈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”那只是客套话而已。”

”我可不这么想。”

无论怎样你也上去瞧瞧吧，看着我收拾就行了。

指点指点，给些心理安慰。

美妙的心理安慰。

”事实上，最后还是莉兹帮他收拾好两个行李箱，他只是从抽屉里把衣物拿出来往她手上一塞。

她注意到衣服都很昂贵，应该是一流的质料量身定做的。

”你很有钱，或者纯粹就是好奢侈？”

”她问。”

”这么说吧，只是比较挑剔。”

”他们离开旅馆的时候，街灯已经亮起来了，和暮色交相辉映。”

”我觉得这时的灯光最美，”莉兹说，“衬着傍晚的天色。”

晕晕黄黄的，真迷人。

等到天真的黑了，灯光就会变得惨白，显得平常了。

”他们开车回到布鲁姆斯伯里，却发现菲奇小姐已经走了。”

出版社的罗斯先生累得瘫软在椅子上，一边默默思索着聚会的效果。

他站起身，勉强摆出职业人的友好态度，告诉他们菲奇小姐已经去了沃尔特的播音室找他，她觉得可以在他结束播音后搭他的车回去，而盖洛比小姐和瑟尔先生可以随后开车回萨尔科特圣玛丽镇。

他们离开伦敦市区的一路上，瑟尔都没怎么说话。

以免干扰驾驶，莉兹暗想，由此对他生出几分好感。

直到绿野在车窗两边展开，他才开口聊起沃尔特的事。

看来，库尼没少想起沃尔特。

”你那时候没和库尼·威金一起待在巴尔干吧？”

”没有。”

我和库尼是早先在美国认识的，但他在信里经常提起你表哥。

”他真好。”

不过你误会了，沃尔特并不是我表哥。

”不是？”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可菲奇小姐明明是你的姨妈，对吧？

“不是，我和他们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拉维尼亚的姐姐——埃玛——嫁给了我父亲。就这么回事。

老实说，我母亲——就是埃玛，把我父亲给“困住”了。

他别无选择。

你知道，埃玛一手带大了拉维尼亚，拉维尼亚长大后却有了自己的生活，这对她真是个可怕的打击——尤其拉维尼亚还这么古怪，偏偏成了畅销作家。

她放眼四周，看看有什么别的事能插上手好转移情感，结果就遇到了我父亲，他还被一个幼小的女儿牵绊着，只等着就范。

因此她就成了埃玛·盖洛比太太，我的母亲。

我从来没把她当继母看，因为我对我的生母一点印象都没有。

父亲去世后，她就带着我到崔明斯庄园跟拉维尼亚姨妈一起生活。

我毕业后接过了她的秘书工作。

就这样，我才会出现在这里为你收拾行李。

“那沃尔特呢？”

他又是什么身份？

“他是她们姐姐的儿子。

他的父母在印度去世了，拉维尼亚姨妈从那时起就开始照顾他，大概十五岁的时候吧。

“他沉默了好一阵，显然是在消化这一连串信息。

莉兹不禁纳闷，她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？

她为什么要跟他提到她母亲的占有欲？

即便她说得很清楚，她母亲是出于爱意才那样的。

是她太紧张了吗？

可她从来不会紧张，从来不会方寸大乱。

况且有什么好紧张的？

面对英俊的异性，她绝对不会不自在的。

不管是作为莉兹自己还是身为拉维尼亚的秘书，她遇到过不少长相好看的年轻人，不过还没对谁有过特别的印象（就她记忆所及）。

车子从黑色的柏油主干道转到一条岔道上，最后一抹城区的开发痕迹消失在身后，现在他们已完全置身乡间。

一条条小路弯弯曲曲、纵横交错，既没标路牌又看不分明。

莉兹娴熟地把握着方向。

“你怎么知道该走哪条路？”

“瑟尔问，”“这些土路看起来都差不多。

“看起来是差不多，可这条路我走得太多了，闭上眼睛都知道该怎么走，就像手一摸打字机就知道该如何按键。

我总不能先想一下哪个键在哪儿，事实上手指自己就能找到正确的位置。

你知道这儿吗？

“不知道，新鲜的地方。

“真是很乏味的乡村，毫无特色可言。

沃尔特说这里就是七根“柱子”的一连串变换排列：六棵树加一个干草堆。

事实上，他说这里的部队在行军时还会唱上一句，相当平白：六棵树和一个干草——堆。

“她唱给他听了，”“你看到路上那个隆起的地方了吗，那边就是奥福德郡，看着就舒服多了。

“果然，奥福德郡铺陈出一片赏心悦目的乡野。

随着暮色渐浓，它的轮廓线流动着，交融出一幅幅如梦似幻的美景。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此刻，他们停在一个小山谷边，俯望着村里黑糊糊的屋顶和点点灯火。

“萨尔科特圣玛丽镇，”莉兹介绍道，“一个曾经美丽的英国小镇，现在却成了占领区。

“被谁占领？”

“被当地人口中所谓的‘那帮艺术人士’占领。

对那些可怜的人来说，这事可真悲哀。

他们把拉维尼亚姨妈算作了自己人，因为她占着那幢‘大房子’，而且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。

她在这里住了那么久，几乎算得上是个本地人了。

近百年来，大房子并不算是村庄的一部分，因此谁住里面都无关紧要。

这地方的衰败是从那幢磨坊屋的不景气开始的，有家公司打算把它买下来盖工厂——就是改造成工厂。

后来玛尔塔·哈拉德听说了这事，就在好些律师的鼻子底下，把它买下来住了进去。

大家都很高兴，觉得被拯救了。

他们并不是很乐意让一个女演员住到磨坊屋来，可这总比让一个工厂进驻他们美丽的村庄吧。

可怜的人们，他们要是能预见这些事就好了。

“她开着汽车缓缓驶下斜坡，沿着村庄边缘前行。

“我猜当初不出六个月，从伦敦到这里就踩出了一条小路。

“瑟尔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这种事情我在西海岸见多了。

只要有人发现一个清静的地方，他们还没来得及装设水管安顿下来，就得要投票选市长了。

“是啊，这里每三户之中就有一户是外地人。

有钱的或没钱的，什么经济条件的都有，比如托比·塔利斯——那个剧作家，你知道，在村里的中央大街上有幢非常迷人的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别墅，而舞蹈家瑟奇·莱托夫就只能住在改造过的马厩里。

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人，比如迪尼·帕丁顿家每个周末出现的客人都是新面孔，那个可怜的老亚特兰大·霍普跟巴特·霍巴特一直都在同居，愿上帝保佑他们。

当然也有各种才华横溢的高人，比如赛拉斯·威克利，他写那种以乡间生活为主题的恐怖小说，什么热气腾腾的粪肥啊，狂暴的雨啊，还有伊斯顿·迪克森小姐，她每年都为圣诞节写本童话故事。

“听起来很有趣。

“很恶心呢。

“莉兹说，语气之激烈让她自己都吃惊，继而又纳闷这个傍晚自己为何会如此情绪失控。

“提到这些恶心的事，”她收回心神，继续说道，“我想天已经太黑，你没法好好看看崔明斯了，不过明天欣赏它的风韵也不迟，天光大亮的时候可以看个清楚。

“年轻人看着夜色中的尖塔雕饰和垛口，莉兹等着。

“这里的特色珍宝是那座哥特式艺术学校，可惜天色太暗看不清楚。

“菲奇小姐为什么会选择这里？”

“瑟尔不解地问。

“因为她觉得这里有气派。

“莉兹柔和地说，声音里透着爱意，“她是在教士住宅区长大的，你知道，就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盖的那种房子，所以她一直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式建筑情有独钟，即使到现在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

她即使知道别人在取笑她，也根本不在乎，事实上她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那样。

她第一次带科马克·罗斯——她的出版商——来这里的时候，他恭维她房子的名字取得贴切，她却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

“唔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就算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式建筑也没什么意见。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“年轻人说，”菲奇小姐真是太热情了，事先都不打探一下我的来历，就邀请我来这里。不知怎么的，在美国，大家都认为英国人比较谨小慎微。

“这和英国人的疑心无关，而是关乎家庭开支。拉维尼亚姨妈没多想就请你来做客，是因为她根本不用操心这类家务事。她知道家里吃的住的都没问题，还有足够的人手把客人伺候得舒舒服服，因此根本没什么好顾虑的。我们直接绕到车库那里停车，然后从边门把你的行李拿进去，你不介意吧？从前门进的话，得走上大半天才能到内屋，因为中间很不幸地隔着那个宽阔的大厅。”

“这是谁建的？又为了什么？”

“汽车绕着房子行驶的时候，瑟尔盯着这庞大的建筑问道。”

“布拉德福德的一个家伙，我听说的。这里以前是一幢很美的乔治时代的房子，枪械室里还留存有当时的一张照片呢，可他觉得很丑，就把它拆了。”

“最终，瑟尔拎着行李走进一个过道，阴暗逼仄；莉兹说这过道总让她想起寄宿学校。”

“就把东西放那儿吧，”她指了指一道小楼梯，“一会儿有人会拿上去的。现在要进入文明世界了，喝点东西暖暖身子，见见沃尔特。”

“她推开一扇绒面门，带他进入房子的前部。”

“你溜冰吗？”

“穿过空旷的大厅时，瑟尔问她。莉兹说她从没想过溜冰这回事，不过这地方倒是挺适合跳舞。”

“本地猎人每年都会使用一回这个场地，但你可能想不到，这里其实比威克姆的谷物交易所还不通风。”

“她打开一扇门，两人终于脱离奥福德郡灰蒙蒙的旷野、屋内黑糊糊的过道，融入了客厅内的温暖、火光与亲和当中。屋内摆满经久耐用的家具，弥漫着原木的燃烧味和水仙的清香。拉维尼亚沉陷在椅子上，小巧的双脚搁在铁炉架上，蓬松的头发从发夹里滑出散在椅背上。她对面的沃尔特·惠特莫尔，一只胳膊肘撑着壁炉台，一只脚搁在壁炉架上，非常惬意的样子。”

莉兹看到她，心里顿时涌起爱意，同时也松了口气。

为什么会觉得松了口气？

她听着他们彼此寒暄，暗暗问自己。

她本来就知道沃尔特在这里，为什么会觉得松了口气呢？

就因为她现在可以把这个应酬的负担交给沃尔特吗？

可是社交应酬就是她的日常工作，她处理起来总是游刃有余。而且瑟尔也称不上是什么负担。

她还很少遇到像他这样相处轻松、善解人意的人。

那见到沃尔特的这份高兴算怎么回事？

这种荒谬的安心感觉是为什么？

就像小孩从陌生的世界回到了熟悉的环境。

她凝视着沃尔特，他正对瑟尔表示欢迎，一脸欣喜。

她爱他。

他是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，不够完美，脸上有了皱纹，两鬓的发际线也开始往后退——可他是沃尔特，真实的沃尔特，而不是那些美得虚幻，某天早晨就有可能从这个世界消失，从此远离我们记忆的事物。

她还高兴地暗自比较：和高大的沃尔特面对面站着，新访客几乎显得矮小。还有他脚上的鞋子，除了昂贵，就英国人的眼光来看实在糟糕。

“毕竟，他也只是个摄影师。”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”她想，觉得自己真是荒唐。

她难道是被瑟尔吸引住了，所以才需要不断提高戒心？

绝不可能！

北方民族中出现美若晨光的人，并不算稀奇；你由此想到海豹人的传说以及他们的怪异的话，也没什么好惊奇的。

这个年轻人只不过是个长相好看的北欧-美国人，会摆弄几下镜头，穿鞋的品位糟糕。

她根本没必要神经兮兮，对他戒心重重。

即便如此，她母亲在餐桌上问起他在英国有没有亲人的时候，她心里还是隐隐一惊——她从没想过他还应该拥有亲戚关系这种世俗的东西！

他有个表姐在这里，他回答，就这一个。

”我们对对方都没什么好感。

她是画画的。

”画画不好吗？

”沃尔特问。

”哦，我非常喜欢她的作品——凡是我看过的。

可我们总惹对方生气，所以就谁都不烦谁了。

”拉维尼亚问她画些什么。

是人物肖像吗？

莉兹听着他们闲聊，又开始走神：她画过他的表兄吗？

拿着画笔和颜料盒，随自己的心意和兴致，画下一个不为自己拥有的美好人物，那感觉一定很奇妙。

保存好画作，想看一眼就拿出来瞅瞅，就这样直到自己死去。

”伊丽莎白·盖洛比！

”她警告自己，”一会儿你是不是就要挂上男影星的照片了！

”不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

这跟喜爱、欣赏一件普拉克西特列斯的作品一样没什么可指责的。

假如普拉克西特列斯曾经想过创造一个不朽的跨栏选手形象，那他就应该是莱斯利·瑟尔这样的。

她一定要找个时间问问他在哪里上的学，有没有参加过跨栏运动。

她看得出来母亲不喜欢瑟尔，有些失落。

当然，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，可是莉兹太了解她了，任何场合下都能把她心底的想法猜个八九不离十。

她现在就知道，母亲温和的表情下，疑虑和不安已经开了锅，就像宁静的维苏威山坡下岩浆正在沸腾一般。

当然，她猜得一点都没错。

事实上，一等沃尔特带客人去他的房间，莉兹也去洗手准备吃晚餐了，盖洛比太太就赶紧盘问她妹妹怎么会带个不知根底的陌生人回家。

”你怎么知道他真的就是库尼·威金的朋友？

”她问。

”如果不是，沃尔特很快就会发现。

”拉维尼亚理所当然地说，”别烦我了，埃玛，我很累。

聚会真糟糕，所有人都闹哄哄的。

”如果他是来偷东西的呢？

等到沃尔特明早起来发现他根本不是库尼的朋友，就为时已晚了。

谁都可以说他认识库尼。

说到这个，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库尼的朋友，然后捞上一票溜之大吉。

事实上，库尼的事本就不是什么秘密。

”我想不出你为什么对他疑心重重。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我们常常临时请些来历不明的人来做客——““的确是这样。

”埃玛冷冷地说。

“一直以来也没有人欺骗过我们，你为什么单挑瑟尔先生怀疑呢？

”“他的气度太好了，让人不舒服。

”埃玛总是这样，羞于说出“漂亮”这个词，于是选用了含蓄一点的“气度太好了”。

拉维尼亚解释说瑟尔先生只会住到星期一，因此他能制造的威胁不会太大。

“如果你担心的是失窃，那他把整个崔明斯庄园搜一遍后，可能会失望了。

和威克姆相比，我一时还真的想不起这里有什么东西值得偷。

”“那些银器啊。

”“不管怎样，我实在无法相信，有人会费尽周折跑到科马克·罗斯举办的聚会上，假装成库尼的朋友说要找沃尔特，居然就只是为了到我们家来偷那些银叉、银勺、银托盘。

你干脆就把它锁上一晚吧。

”盖洛比太太还是不放心。

“如果你想侵入别人家，用死人做幌子是再方便不过了。

”“得了，埃玛！

”拉维尼亚忍不住大笑起来，既是笑这句话，也是笑话语中透出的情绪。

因此，盖洛比太太坐在那里依然焦躁难安，表面却还是温文不惊。

她自然不是在担心崔明斯庄园里的银器。

她忧虑的是她口中那个年轻人的“气度”。

她就是信不过这一点，讨厌它给这个家带来了潜在的威胁。

……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编辑推荐

铁伊是侦探小说史上最伟大，最传奇的作家之一被誉为“一生没有任何失败作品的大师”；八部长篇，部部经典她的作品在CWA票选百部经典侦探小说中排名第一在MWA票选百部经典侦探小说中排名第四朱天文，朱天心，詹宏志，唐诺，止庵，小宝推崇的侦探小说大师

<<一张俊美的脸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